



10021

近稿自序

余好爲詩與古文詞而不好爲制義夫制義本朝之功令也
上以此取士下以此致身雖欲不好其可得乎然余於近科
房書中有負重名以宏聲艷采傾天下耳目者悉置之獨喜
讀先輩大家自洪承以暨慶曆凡集文數萬而手自誦誦珍
藏特甚者亦數千有奇然則余之不好爲制義者乃不好彼
之所謂制義非我之所謂制義也時事多艱憂讒畏禍去城
而居於鄉下帷靜想偶有所獲輒執筆書之或存或棄去莫
白奎山人文集 卷上 一
能自定蓋離羣久而精神寂寞甚矣君子不可無出門之功
也丁丑春初與家弟調卿友人蔣克昌諸子立社會文未幾
以流寇逼彭城衆謀避兵社遂止前後得文無多臧否相半
擇而梓之寥寥數藝耳又無宏聲艷采使天下見之者庶乎
知余之所謂制義如此且以見余之不好爲制義者亦在此
也

嶺峒山賦

白奪山人昔以山左之難出亾許鄭之郊見其岑谿崱嶮聚

落踈涼不類近時風氣因歎曰此古有熊氏之墟夏之天子

饗諸侯於潁水之上奏鈞天之樂處也秦漢依川置郡猶為

近古後代分道唐制分路宋制曰鈞曰禹萬曆初鈞字避諱改禹州古意索然

矣迺其形勝人物生成不易者固可得而略述之也大河以

南長淮之北箕山西踞箕山在禹州西古陽城南潁水東環潁水在北城門外

峰凸凹三峰在禹州城南十里如筆架之橫案前二室嗟峨似雲屏之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上 空一

張天際疏渠溱洧負辰空同空同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之

山也金洞結懸磔之半上下無階石梯當絕壁之陰微茫有

竇仄無餘地道人每棧樹為官谷有靈踪游客常捫蘿代杖

餌黃精於具茨山名丹遺鴻寨山名題白松白松在密縣東黃帝葬三女處於大

隗山名亦作地名碑斷雕厓地名携家隱士樵蘇虎豹之間采藥仙翁

出沒烟嵐之內吹別苑之風香窖藏嘉卉濺幽岩之雪瀑山

度餘音沙澄鱗現則旋日旋日一鸚目木鳥名低飛樹密禽交斯畫窟

新轉竹雞翎翠山多竹雞雉叢刺以無痕松鼠尾長跳柔枝而不

墜斯時也歲維強圍節邁秋分天影漸墜露華微冷蓮粟之
房欲拆柰檉之葉亂鳴柿比霜柑棗如火齊去野蟀長吟於

豆圃寒螿高嘒於梧原晨風入牖美人之紈扇不情夜雨驚

帷蕩子之葛衣無用蠶虫得氣之先及晴坏戶立鳥見幾而

作乘曉呢梁爰有雲間學士沈釋堂持節備兵方外詞宗時

子山陶季深聯牀揮麈山人喜之過而問焉髡鉗既久畏洩

真名縞紵纔通懽如舊識倒屣承筐異待忘年之友髯叅短

簿同爲入幕之賓薰桐夾徑無風白奏筍簞薜蘿麤橋得月

白奉山人文集 卷上 二

皆成組繡西園命酒東閣論文攷郡州沿革之所從來補山

海淫賤之所未備聲兼騷雅義取褒譏夏后之雲璈不振寂

然陽翟之臺禹州古姬公之圭石雖存沒矣郟城之鼎圭石

山東南古郟城田舍兒就澗飲牛孰爲巢父兵家子綠林牧

馬誰是襄君襄城縣在禹州南薄帝王爲勞形不受天下無

若是高人視秦楚爲奇貨可居世間有如斯大賈呂不韋陽

軒皇以夢卜求賢浪傳風后風后黃帝四相之一也今以名山太岳之子孫

失守不祀許田許田見春秋觀齊師次陘之義陘山在禹

王者不以兵車讀鄭伯克段之文

克段于鄆卽今鄆陵在禹州東

天倫遂如

讐敵聶姊墳荒瘞佳人之血劍

聶政刺韓相俠累卽今禹州

畱侯宅廢垣

力士之沙椎

畱侯韓人卽禹州乃哀侯遷都處

卓使君有功於漢仍修密縣

遺祠

漢卓茂密縣令也今屬禹州時密縣修卓君廟余爲之記

韓公子何負於秦竟起雲

陽大獄

韓非韓人

聽戰國策士之談恥諸侯之不爲雞口罹甘陵

黨人之禍知司隸之無愧龍門

漢李膺潁川人今詩州在禹州之東

於是爲之

歌曰萬里游兮江海烟榻嶺嶢兮西風前撫白松兮扣朱絃

星斗衰兮光皎然黃金成兮服長年再歌曰陟岵同兮臨丹

白牽山人文集

卷上

三

吟

匡芝草芳兮賢人來弔潁川兮三峰開碧梨緇棗貢瑤杯鳳

皇集兮次公臺

黃羈爲潁川太守卽此或謂許州非也

三歌曰峽函嵩少闢雲

門自此之東皆平原河山秀兮香網縕羣仙醉兮綠竹芬文

章五色銘丹珉四歌曰寶劍之芒青瑟瑟王母佩之搖玄霽

發玉函兮字銀漆神物護之龍啾啾授佳人兮光如日五歌

曰黃帝愚兮有童心師廣成兮大鴻陰海風無際捧綠琴夢

歸來兮天冥沉霜水彫兮草蟲吟歌畢主人樂甚於是洗壺

移筵開廳納月長郎侍坐短僕行觴謝劉子之雕龍酌楊生

之吐鳳姓字非常賓吏皆破顏微笑悲歌不俗兒童亦刮目
相看語言之外如有共患之情款洽之餘略無避嫌之色韓
信之獻故人本以畏死也然而何嘗不死臧霸之招亾將非
以求生也然而何嘗不生委數於天修名自我如此居停時

人固不辨此也於時倚氏

王似雀
諱舍光

鉅鹿

楊僧龍
諱思聖

陽城

王半石
諱克生

大冶

余兩石
諱國柱

諸君子之宦大梁者莫不下榻繁臺執鞭雪苑

山人之名以此漸漏遂不復留滯於河南矣循袞斜嶓岷以
西去棹巴涪沔漢而東還江淮熟路翻似魂游桑梓窮交半

白奎山人文集

卷上

四

登鬼籙着優孟之衣冠不倫特甚思向平之婚嫁無計云何

因而臨風告墓冒雨擔簦叩牛角於齊門尋徇徒於燕市晉

伯知音問南冠者誰氏

鍾儀事見
春秋傳

楊公釋罪嗟北海兮何人

孔北海救楊太
尉事見後漢書

晏子脫驂支公放雀賢者急病讓夷心非望

報高人解紛排難口不言功

龔孝升為大司寇
為余題疏事得解

昭王懸價能

噓死馬之骸豫且開膾不食窮龍之俎遂使張儉歸田重逢

李篤趙岐山壁再遇孫嵩

俱見後
漢書

嘆如流之歲月倏爾十年

悲漸老之音容依然二仲

計子山陶季深時
又在沈子座中

昔穎今幽關河

自異秋深春暮烟雨猶同當失路時望門投止常因患難生
情及還家後終歲應酬翻覺平安無味分題拈韻卽事咏懷
摹十行之漢札篆用銅章臨千字之隋書門施鐵限沈子工書故云
四座雅言鄙士龍之傲鳴雀一堂名俊喜季野之等孟嘉集
管絃於昭文閣上協以宮商結枌榆於宣武門前勒諸金石

白春山人文集

卷上

歲貢士張仲芳傳

諱揚前禮科都諫贈太常少卿惺字公次子

吾邑張仲芳先生卒於崇禎九年之八月以十年之陽月歸
葬其長子豸次子龍持年譜示予欲立傳以誌不朽且曰先
君在日與子交最久唯子知先君生平亦最深他親友中卽
有知之者或艱於屬辭恐未能快述先君志也則作傳者非
子而誰子唯唯蓋自初春受簡及初冬旣葬始成子之爲先
生傳若此其敬慎焉蓋重之也先生生平可傳者甚多然或
有因其先太常公之力以成事者或陰爲人德多忌諱難於
顯言者或事出纖瑣措之詞章不雅馴者或屢經學士家言
之無庸覆說者或學問別有得力而迹出奇幻言之反滋人
疑誕者凡若此皆不可爲先生傳也傳先生者當如太史公
傳管夷吾晏嬰止載其友鮑叔舉越石父各一事傳廉頗鄺
食其不載議救闕與及謀立六國後蓋君子立德立言各具
本末苟得志於天下則當傳其小者謂其大者皆人知之小
者人未必知之也不得志於天下則當傳其大者謂其小者
人皆忽之大者人不敢忽之也若先生可謂不得志於天下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上

傳

張

矣則請言其大者吾鄉舊以諸生之食餼者前三四人爲一
庠冠冕凡遇邑中大利大病得與薦紳先達里父老商確持
衡邑大夫雅寵禮之若外託公議陰以濟其私干者則衆鄙
夷焉先生素自愛凡私干槩爲拒絕至大病如水災驛
馬夫役柳草錢穀催科湖田加派諸害及百姓者先生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邑大夫信之薦紳先達服之里父老悅之吏
胥妨政者畏之言之而効則百姓蒙其惠而不効亦感其心
自任事以及賓興凡此六七年間雖身居朝廷之上者猶未
由奪山人文集 卷上
免有任勞任怨之嫌而先生獨以諸生力行之不顧然則先
生之豐功盛業又孰有大於此者乎先生與予先君同時補
邑諸生試有司輒居高等邑諸生成退舍避之甲寅先君入
邑城授生徒先生携其長子豸來從游予始一識其人後遂
時時受先生教益迨先生次子龍與予季弟爾鼎連姻高氏
予復繼聘先生之兄子朋友師生之義加以婚姻子女之好
歷二十年餘而素志不渝所謂交最久而知之最深者其在
是也耶然則作傳非予而誰耶先生幼負異資日熟數千言

博物洽聞老而不倦六經史漢及關老孫吳諸雜書并古樂
府歌行選體近體無不畢覽逞逞發爲詩文悲放沉鬱今讀
其所著繆慕歌蓼莪我微思落落咏彙騷集吹騷集淮吟草秋
風棄志范籲言馬議防禦畧醫先逃遼陽嘆終軍行等刻幾
百餘卷大都皆畏天憫人藁于孤臣之感而意之所存則歸
於不得志於天下而借以發其憤若曰以我學行我志天下
事誰復爲我難者而天顧以一第靳我使我終爲資格域而
不克竟其用也嗚呼此屈原之所以作離騷也

公晚年好丹
學日以吐納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上

傳

三

張

爲事後竟以此致疾或謂其尸解去蓋諛之實誣之也故傳
中稍爲拈出

陶羽士別傳

辛巳之秋，余以山東土寇亂，携家淮上。聞有所謂陶羽士者，任俠喜賓客，又喜與士大夫之賢而有文章者游。因偕友人過訪，見其放飲雄談，傲岸不能下。然無可試其深淺也。迨乙酉，北兵將渡淮，余自下邳馳至，爲當事畫戰守策，不聽。悉遁。海北兵鼓吹入城，時五月之二十有六日也。淮人懼余所率，皆河北壯士，韃毘精良，恐爲保正，街隣累余患之。計不知所從，出羽士適來，候余。余語之，故羽士曰：公以國難流離至此，自奉山人文集卷上。此間人顧不以爲義，而目之爲戎首乎？可移寓吾庵，靜聽之。未幾，其巡撫趙福星遣旗下官招余，朱纓推結，繡馬銀棚，抵庵前，盛稱趙公意。余慟哭謝絕。次日答以一書，遂逸去。今年七月，自蜀楚東還，抵淮上，相視驚愕，稍稍述別後艱苦狀。噉泫久之，下榻授餐，猶昔日也。嗟乎！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飛木脫，爲疾風勁艸者，幾人乎？而羽士以方外人若此，毋惟平文廬陵之求爲黃冠而不可得也。羽士去名萬明，號震寅，大河衛人。

諫官論

古者君臣上下相親自公孤以及士庶皆得時時見天子陳詩獻誦故諫官無專設者秦漢後君臣分日嚴百官奉天子頗疎宰相位高望重持大體不欲以小失爭爭之者惟獨諫官然則諫官豈非與宰相相表裏者耶周官柱下史統之宗伯秦改爲御史漢改爲侍御史及直指使又置黃門給事中咸用名儒爲之元狩五年置諫大夫世祖改爲諫議大夫唐增置補闕拾遺及監察御史宋改補闕拾遺爲司諫正言又白奪山人文集

卷上

諫官論

增置御史襄行餘如故凡此皆諫官沿革之大較也夫諫官以諫爭爲官者也諫爭之義對天子而言也白居易云六典謂拾遺秩甲選重秩甲則不惜位選重則不忍負愆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國朝置拾遺本意如此夫守官必知置官之本意始爲無媿朝廷得失天下利害此何等事而皆責之諫官諫官顧安得偷合苟容默然而已乎伏湛出入禁闈拾遺補闕崔瑗除給事制曰左省駁議不畏強禦人臣處禁闈之地司封駁之權與

天子爭可否○辨是非○正芻危論○使天子憚其骨體而服其精
忠○羣臣之見之者○以爲吾君聖明○尚如此○其以虛受人也○吾
儕又何敢不靖其匪懈○祇承休德○耶李固之言曰○表曲者景
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樹本○百枝皆動○繇此言之○矧拾遺
補闕○先始於人主之一身○以及百官○以及萬民○未有不風行
草偃者也○或者謂人臣之義○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今以闕遺
子君而以補之○拾之者○自子母乃于人臣之義○非乎○夫置官
本意○出自朝廷○不出自臣子○若以闕遺之名爲諱○則何不並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上 諫官論 二

其官而勿置○况聖如舜禹○猶不忘于違汝弼○無怠無荒之誠
未聞堯舜惡其不祥而避忌之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至危之語○陳之至尊之前○庶幾動色警惕○格其非僻○而措
之大道○蓋補闕而後○可以無闕○拾遺而後○可以無遺○蓋臣忠
愛○往往如是○無逸一書○周公所爲防惠於未然也○人主計而
從○諫者自爲計○天下豈有善自爲計之人○而顧與善爲之計
者○相寇讐乎○鄭覃諫穆宗○不恤國事○帝不懌○顧宰相曰○何官
對曰○諫官也○帝意解曰○朕有闕而卿能進規忠也○人主方怒

人進言聞其爲諫官卽嘆其忠得非以其職在是能稱職故
無罪耶君子居官則思稱職職不稱則引咎退位而不居其
官苟居官而不稱職廢職而不避位斯亦與於不忠之甚者
矣近世以來凡入告皆稱引堯舜愚謂孔孟時稱引堯舜必
有事實可攷與今之稱引漢唐者無異秦火後唐虞全書不
可復觀典謨僅載史官頌語如班馬論贊非事實也治洪水
格三苗必有方畧條目於其間今之人不見漢唐全史但摘
諸家論贊而讀之彼高光太宗豈不與堯舜比隆哉且人臣
之患莫大於以堯舜期君而不以臯夔稷卨自期臯夔稷卨
各自量其才之所優爲者以立言明農敦教典禮祥刑莫非
實績處世南獻聖德論上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恐徒使
後人笑卿也是故爲諫官者不可不公不可不核實不可不
稽古不可不通世務近人情不公則衆沮之不核實則後弗
驗不稽古則言多自用無典要不通世務近人情則言之而
不可施行數者諫官之大戒也不可使大臣侵諫官之權不
可使諫官侵百職事之權大臣侵諫官之權則人害言諫官

侵百職事之權。則言害政。二者御諫宦者之大戒也。唐太宗感陳叔達武德中有讜言對曰。當日非爲陛下爲社稷耳。人臣苟利社稷。知無不言。且不私其君。何況自私。宋仁宗諱言建儲。包拯曰。臣所以乞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拯此言可謂不私矣。漢文帝思廉頗李牧爲將。馮唐謂其弗能用。上曰。何以知之。曰。以魏尙宋太宗問旱蝗。近臣以天數對。寇準獨以刑不平對。上怒。詰不平狀。準請召兩府。至以祖吉王淮事証之。二者之言可謂核實矣。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霍光大。驚召勝問之。勝曰。在洪範。此可謂之稽古矣。高帝謂叔孫通曰。度我所能行者爲之。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賈誼上言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興禮樂。帝謙讓未遑。史云。絳灌短之。吾謂紛更變。汰必有銜鞅。王安石之禍。帝之不用正。所以全誼也。顧誼不自知耳。李沆爲相。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夫三代而下。勩業如高守成。如文宰相。如沆。可謂賢矣。乃皆不求高論。而求力行。所謂通世務近人情。

者也是數者位不必皆言路事不必皆糾彈然各有補闕拾遺遺意焉此之謂諫官之道也雖然諫官之道得矣人主之御諫官其道維何曰使毋畏大臣而已夫諫官原無畏大臣之理諫官而畏大臣繇後世大臣之擅權者爲之非古制也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御史彈事不容大夫禮乎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不知白誰蓋諫官畏大臣則必不敢言大臣之過是諫官皆大臣私人也上下蒙蔽鹿馬易形逮其

敗而後言晚矣李林甫戒言事先白宰相盧多遜使奏章先於閣門署狀林甫亂唐多遜流於崖州身死名辱寧足法乎大將軍光爲嚴延年所劾朝廷肅然文潞公受唐介面責終不辯司馬溫公改容謝蘓軾賢者處天下事無成心爲朝廷用人無私人視人主之過爲已過諫官之言如已言務使言者盡所欲言而無罪上彌擅權之禍下釋朋黨之爭法莫有善於此者唐太宗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立宗詔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宋仁宗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皆

所謂不使大臣侵諫官之權者也。諫官之所職者言耳。百官之所職者則事也。職事難職。言易百官之事。莫重乎銓衡。次軍旅。次禮樂。刑罰。次錢穀。其中纖細委折。自有尚司。苟未見其任事能否。而噴有煩言。私請者固爲不肖。卽風聞爭執。而任事者手足已莫知所措矣。然則諫官豈可侵百執事之權耶。人主之所以御諫官者。其道如此。

納諫論

人主不可不法堯舜堯舜無以異於人也納諫而已矣故法堯舜者必自納諫始堯時畧誹謗之木於國都舜承之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以攻人主之過然則堯舜未嘗無過有過而人得以攻之則過改而之於無過是以恭己垂裳而天下大治也夫誹謗今之所謂罪辜也堯舜不惟不以爲罪辜而禁之且設之以資天下之攻擊豈堯舜樂爲是以自苦哉天下大矣上自朝廷下及閭野事類纖紛莫可名狀倘欲恃一

白奎山人文集

卷上

納諫論

一

人之耳目而窮之是登溟渤而望鱗甲之族謂可屈指數也不亦誣乎明主知其然也故不敢以一已爭勝乎天下而視天下芻蕘椎魯之人皆可以勝予而奉之以爲師一有善言罔不拜受其利於天下者不問其病于一已否也從之而已矣其病於天下者亦不問其利於一已否也改之而已矣身居九重之上心存匹夫匹婦之下兢兢業業與百官交相惕勵武王受丹書之戒爲銘者十有四焉抑之詩衛武公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儆者也古人於洒掃飲酒之節皆御矇眊

之士靡不以監史之義慎之吳夫差齊齋耳痛越讎之未復使人朝夕呼其名以示毋忘蓋猶然捷記遺意也漢高帝趣刻印銷印從諫如園文帝詔舉直言敢諫士止輦受疏唐太宗初卽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宋太宗初年詔羣臣論劾者卽時引對仁宗屢詔羣臣言闕失此數主雖不敢比隆堯舜然致治太平三代後稱令主焉厲王使人監謗秦除謚法以古非今者族桓靈之世言時政得失者相繼誅戮隋煬帝云我性不喜人諫宋

白奎山人文集

卷上

納諫論

二

神宗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此數主之治天下也何如哉納諫之効不効固不待智者而決也夫人有有餘則有不足好使人見其有餘不見其不足者入情也諫者所以救其所不足非止以頌其所有餘也頌其所有餘以投人主之好人人能之救其所不足以增人主之德未必人人能之也至謂其彰人主之失且人人諱之矣非獨人諱之人主先自諱之矣抑思人之所以不好見其不足者得非自知其不足之非耶既自知其非胡爲又不肯力反而更圖之又聞人之諫而

惡之耶譬如處溺中者然心惡溺之難堪也而不去於其所
有援之出者輒詆之謂其窺吾處溺也斯亦不可解之大惑
矣吾謂人主至尊生而與臣下相隔絕縱天顏和暉進言者
尙恐咫尺隕越再加以雷霆水霜之氣臣下望見已慄慄
然其若墜矣又安敢盡所欲言乎又况帝王之資多錄天授
其辨才捷健造造出尋常學問之外臣子敷奏不過因政事
失宜或偶取前代一二美惡之跡以昭法戒耳未必皆能博
物洽聞反覆論證也意想之所不及窮詰茫然不知置對則
責難盛心立折於人主之一言矣後有繼者慮人主之折之
也遂相戒而杜口焉汲黯對武帝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
而心則以爲非噫微黯誰敢爲此懇語哉匪獨此也人臣在
朝言朝在宗廟言宗廟皆用刑治兵理財貨以及建儲立后
定禮樂進賢退不肖之大事治亂攸關言之必冀其聽不聽
則必引裾補牘批鱗泣血以生死去就爭之未免傷時逆耳
非若宦官宮妾方士狎客狗馬聲色土木神仙之言之易入
也進言者先處於不易入之勢受言者又不必有喜聞過之

誠偶相抵觸禍福隨之以宋仁宗之賢尙不能不以郭后之
故謫孔道輔范仲淹次焉者何如也又匪獨此也古者人臣
之諫其君也豈必諫官而後進諫也哉魏宰相至百執事各
以其職諫或各以所適值之事諫宰相之諫多主深厚如敬
宗欲幸東都諫者甚衆皆不聽裴度從容言之乃止不往百
職事之諫多主切直如張釋之爲廷尉上欲誅驚乘輿者釋
之不可但罰金以適值之事諫者多主諷諭如穆宗愛柳公
權書跡問用筆之法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矣蓋納約

自牖爲訥非一或以直諫或以婉諭莫不各有意義存乎其
間而僉壬側目者何瑕投譖不以爲沽名則以爲通貽不以
爲朋黨則以爲招權不以爲失意怨懟則以爲語含譏刺仗
下之馬一鳴斥去誰能爲翟璜稱任座范純仁救蘇轍卽是
故爲人主者勿以威福休言官也勿與臣下較聰明長短也
勿繩人以微過而緘其口也勿惑於人言而孤入告者之心
也勿枉殺憂國奉公之士虧損聖德也其言是則權然受之
豈徒受之且力行之其言未必是則委曲容之豈徒容之且

徐與之商之其言激烈則疎聽之其言蘊藉則深思而自得
之有中傷之者則保全之有阻撓之者則扶翼之其人是其
言是用其言任其人可也其言是其人非違其人採其言可
也其意善其言滯則獎譽之以作其氣可也其言奇其用疎
則姑存之備顧問可也一事納諫則無事無諫者矣一人敢
諫則無人不致諫矣寧於有餘之中求不足以日進於憂勤
毋於不足之中節有餘以自長其矜傲君子舍已從人道如
是耳如是則邇改而身修身修而百官儀刑之百官儀刑之
自奪山人文集

卷上

納諫論

五

則吏治咸熙天下百姓各得其所至於百姓各得其所不亦
堯舜猶病也哉甚矣法堯舜自納諫始也

人才論

天能生才不能用才君能用才不能成才成之者世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不同故才之本末卽於此盡見之書曰惟天陰陽下民相勸厥居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天下從未有生不自天之人也無生不自天之人安得有生不自天之才而吾獨謂其不能用才者何也夫人生長甕牖繩樞之微自首寂寞忽遇知己之主如田千秋不過以一言感悟數月取宰相封侯當其時豈遂意富貴之如此其速耶

白香山文集

卷上

人才論

一

錄富貴之具人主揀之欲予則予天固不得而奪之也或曰此卽所謂天意也君子亦論其事而已矣意則何憑之有事顯然者也意不可知者也論事則上有一歲九遷之澤下有捐軀圖報之思論意則僥倖者得以借口謂富貴吾所自有且吾之才智學問自應得此及身罹罪辜則又謂氣數使然夫享朝廷之恩而不知感昧脩省之義而徒諉之適然之數進不思盡忠退不思補過此臣節之所以日趨於薄而仁人君子之所爲慟心也豈非重與天而輕與君者之咎也哉古

今稱才盛者莫如唐虞成周然使有堯舜無禹臯陶有禹臯陶無堯舜可謂唐虞乎有成康無周召有周召無成康可謂成周乎唐虞成周世也堯舜成康之君臣才也春秋世也仲尼之師弟才也春秋有唐虞成周之才而不能爲唐虞成周之世者下有其臣而上無其君也有其君有其臣則世以才成有其臣無其君則才以世成世以才成者權在才才以世成者權在世是故禹臯陶必不能得之於朱均之世伊尹萊朱必不能得之於夏癸之世周召畢呂必不能得之於商辛

自牽山人文集

卷上

人才論

二

之世仲尼必不能得之於襄昭定哀之世匪獨此也黨錮諸君子不能得之於桓靈之世元祐諸君子不能得之於熙寧紹聖之世南渡諸君子不能得之於靖康建炎之世譬如室然梁棟毀折而工師猶持金粉雕繪於懷袖簾牖之間吾見其相率而委之泥塗也故曰天無窮者也君自爲窮不窮者也世則有必窮有必不窮者也無窮故治亦生才亂亦生才自爲窮不窮故用才則治不用才則亂有必窮有必不窮故治則用之亂則殺之辱之汲長孺諫武帝曰陛下求賢甚勞

未盡其用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賢才將盡誰與共爲治
乎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者也而猶若此况不逮武帝
者夫才不爲世用而止以供其殺辱則懷才者其亦慎所以
自處也夫

白奔山人文集

卷上

人才論

三

知人論

四岳薦鯀於堯績弗成鯀極四岳可謂不知人哉乃堯之始
弗而終使之往也其不知人也不且與四岳等乎謨曰知人
則哲能官人惟帝其難之古君臣相警戒不相諂諛雖至聖
如堯不敢遂謂其無憾也蓋知人若斯之重也史稱高帝知
人善任使以堯之所難者而高帝能之高帝其可及乎論語
二十篇載聖人生平行事獨詳其終篇結歸知人豈聖人生
平得力將在是耶其言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則並所謂知

白奉山人文集

卷上

知人論

一

人之學示之矣或曰知人之學不可學此爲聰明特達與衆
愛絕者言之耳愛絕者幾人哉君子惡人力不施而徒矜天
授者學問之功固不可不深造也學問深則窮理窮理則衡
鑒皆有所根據人不得惑之以奇詭無稽之言不惑於無稽
之言則無愛憎無愛憎則臧否無所飾臧否無所飾則賞罰
黜陟咸得其平古帝王明試車服之法百世未有能易焉者
也是故其言之維則維嘉溫然多蓄無矯厲紛更之氣者其
人必深沉持重爲社稷圖長久者也其言之簡要剛嚴卓有

主持者其人必以身許國守正不阿扶危定傾者也其言之
婉惻近情使人恨釋怨平引咎弗遑者其人必善處人骨肉
之變者也其言之淵乎若有餘思欲乎有以自下者其必
集思廣益薦賢如不及者也其言之平易通達聽之無奇行
之有實効者其人必明習世故長於守令簿書者也其言之
敏捷周詳稱引典故不激不阿者其人必嫻於辭令可以出
使尚應對者也其言之出入風雅有聲有色者其人必強記
博聞善屬文堪備顧問者也其言之強毅贛直面折廷諍不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上

知人論

二

顧人之忌諱者其人必中懷勿欺能補闕拾遺司諫議匡君
德者也其言之使利害情形大孰瞭如指掌者其人必留心
攻守之術能禦侮治軍旅者也其言之謹約瑣屑尺寸必算
者其人必慎重出納善會計錢穀者也其言之音多憂危聽
之使人瞿瞿然却顧者其人必居不得已之地而遭讒畏譏
傷時念亂者也其言之絕與世務無關而蕭然自命者其人
必高蹈隱逸潔已肥遯者也此皆言之善者而其人之善可
知也是故有所欲言而含吐者其人隱有本不欲言而姑爲

周旋者其人欺有漫無可否人言是亦是非亦非者其人誣
有率爾言之而不顧其後者其人躁有飾爲大言以誘人之
聽而行其術者其人險有言之鋪張揚厲華美而無情實者
其人靡有艱深其言以示與渺者其人闇有言之不近人情
而執以爲是者其人殘有與人無深交而言多寄托者其人
諂有好爲摘訐之言以自快者其人漓此皆言之不善者而
其人之不善可知也若夫不待見其言而知之者則又有多
端矣范延賞過金陵張忠定公問曰見好官否曰獨萍鄉張
自奪山人文集

卷上

知人論

三

希顏耳野無情農市無賭博更鼓分明此以政事而知其人
者也魏武語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孤耳此以才畧
而知其人者也仲尼西見趙簡子聞其殺竇鳴犢舜華至河
而返此以刑罰而知其人者也宋太宗以呂端同平章事曰
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此以器識而知其人者也王儉季
卒其子括將見於王而嘆單公子愆期曰不感而願大視躁
而心高有他志矣此以顏色而知其人者也宣宗獵于苑北
與數樵者語及涇陽邑宰李行言能捕盜還宮書其名於殿

杜後二年行言領澠州上語之故因賜以金紫此以輿論而
知其人也王安石叅知政事呂誨獨謂其禍天下首疏彈
之溫公嘆其先見此以學術而知其人者也郭林宗途遇孟
敏敏負籠墮地不顧而去林宗異之此以立志而知其人者
也管仲薦隰朋於桓公不薦鮑叔賓須無寧戚且各舉其爲
人以實之此以生平而知其人者也寇萊公稱丁謂才李文
靖不用但曰顧其人可使之居人上乎此以邪正而知其人
者也霍光輔政夜召尙符璽郎收璽郎按劍不可奪次日增

自奪山人文集

卷上

知人論

四

郎秩二等此以慎職守而知其人者也岑文本謂馬周鸞局
火色騰上必速此以狀貌而知其人者也隋王令言聞翻調
安公子曲泣謂其子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上弗歸
矣此以聲音而知其人者也僖負羈之妻察重耳從者皆相
國才必得志於諸侯此以所與共事者而知其人者也郭進
御下嚴毅有軍佐訟其不法者進曰汝能掩殺契丹卽薦汝
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此以膽力而知其人者也王含奔
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江州當人強盛時能抗異同此非常

人所及今觀危困必生惻愍此以意氣而知其人者也張超
被圍雍丘曰臧洪當來救我洪義士必不肯本此以交誼而
知其人者也凡若是者皆不必以其言而知之以其行事而
知之者也天下人毋論遠近親疎貧賤富貴識與不識其相
取相棄不於其言則於其行事二者而已矣言者心之聲也
行事者跡也跡顯而易知知之者在人所共知之後聲微而
難知知之者在人所不及知之之先後者存乎數先者主乎理
夫子退逆億而崇先覺誠欲教人不可不好學以窮理也理

白春山人文集

卷上

知人論

五

明於中如鑑未塵如衡未歆未遇其人我之知之者不減既
遇其人我之知之者不增賢者賢之不惟我無私好也人亦
不得行其私譽否者否之不惟我無私惡也人亦不得行其
私毀知其人之才也又知其品知其人之心也又知其量知
其人之所長也又知其所短知其人之可與圖始也又知其
人之可與圖終知其人之可獨任也又知其人之可與共濟
知其人之可與其爵祿也又知其人之可與其功名知其人
之可與其安樂也又知其人之可與其患難然後緩之以恩

隆之以禮示之以法激之以權有道德者師之有勲勞者酬
之有微過者原之有大事者坐之有奇異超忽者駕馭之有
庸凡拘謹者策勵之身心之益也民人之望也社稷宗廟之
靈也子孫後世之禍也蓋其人之性情愚哲知勇淺深在升
降轉移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亂安危舉於是乎係之豈與夫
用術數而倖偶中者同日而並語哉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
知患不知人也又曰吾六十而耳順耳順者知言之謂也聖
人六十而後知言知言豈易言耶要其初則自志學始耳烏

白奔山人文集

卷上

知人論

六

在知人之學之不可學也

用人論

有用之人有用於人之人用人之人有賢者有不肖者用於人之人有賢者有不肖者其賢者有能者有不能者其不肖者有能者有不能者用人之人賢則用於人之人皆賢者矣縱未必皆賢者賢者衆斯不肖者絀矣用人之人不肖則用於人之人皆不肖者矣縱未必皆不肖者不肖者衆斯賢者絀矣用人之人賢而能則用於人之人皆賢而能者矣縱未必皆賢而能者賢而能者衆斯不肖而不能者絀矣用人

白奎山人文集

卷上

用人論

一

之人不肖而又一無所能則用於人之人皆不肖而又一無所能者矣縱未必皆不肖而又一無所能不肖而又一無所能者衆斯賢而無所不能者絀矣賢而無所不能者上也賢而居能不能之間者次也不肖而居能不能之間者又其次也不肖而又一無所能者不足復道者也惟不肖而又無所不能之人斯國家之所爲大害用人者之所爲不可不慎焉者矣何以明其然也士君子負忠孝天植之資加之以師友學問之助方其隱約窮愁燕居深念凡天下理亂盛衰利病

緩急忠佞消長之故已早夜籌畫于草莽中矣一旦舉而加諸上位言聽計從委國授政必將汲引其所謂賢而屏絕其所謂不肖俊又同升奸回竄匿狄懷英爲相而門皆桃李司馬君實爲相而元祐皆正人諺云鳳室不鸚芝巖不枳氣類然也以斯人而用人則用於人之人豈復有與之氣殊類絕者哉是故在朝廷則朝廷重在封疆則封疆重投大遺艱無所不可蓋其所審處者久矣越子之入吳也曰蠡爲我守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盧懷慎爲黃門監政

事委積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卿坐鎮雅俗耳古人不致輕於用人亦不敢輕用於人度我之所長者何在而後出而任人之事度人之所長者何在而後擇我之事以任之黃霸守潁川治爲天下第一及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夫郡守之與宰相尊卑貴賤豈不懸哉人孰不好爲尊且貴者而不好爲卑且賤者然與其爲尊且貴者而不能何如爲卑且賤者而能之之爲愈乎霸不自知其不能用霸者又不知霸之不能違才易務鼎之所以致戒於覆餗也此賢而居能不能之

間者也若不肖而居能不能之間者則異是平日學術未醇
未免有矯枉過直之病一時遭際在法裁物衛鞅忠於秦而
敗桑弘羊忠於漢而敗王安石忠於宋而敗三子者其始非
不肖人也功名之念躁而才爲氣使執其說而悍然行之攻
之益力執之益堅遂不自知其後之浸入於不肖耳或曰三
子亦於國有功焉其有功於人國者其能也其有害於人國
而因以自害者其不能也不相掩也至于不肖而又無所不
能則其用於人之意已不可測而用人者於是乎難言之曹
白奔山人文集

卷上

用人論

三

操用兵彷彿孫吳也桓溫兒時太真卽識其爲英物也高歡
以剪厯馬譬之御惡人也使其以如此有用之才用之以高
光之主當與蕭韓吳賈同其驅策何至蹈篡逆之轍爲古今
詬厲耶嗟乎國家不幸而生有斯人不能用之則除之而已
矣毋留爲子孫黎民累也雖然除之豈易言乎少正卯魯之
聞人也不過孔子安得正兩觀之誅哉

房瑄論

史稱唐肅宗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事。辭情慷慨。上改容。由是軍國多與瑄謀。瑄亦以天下爲已任。云云。愚謂此非所以褒瑄。蓋刺之也。古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言將相爲天下斷繫。時事不同。輕重疇分。居此位者。不可不自量其能。否甚。勿貽鼎折之羞。上負朝廷。下負生平也。天寶末年。漁陽兵起。京師失守。乘輿播遷。有唐之天下安。耶。危耶。瑄之追立宗也。路次倉皇。卽日拜相。及奉冊靈武。又以軍。白奪山人文集。卷上。國任之。則是以一人而兼將相矣。天下注意。非瑄而誰。豈同事。韋崔諸臣。所可頡頏耶。且恢復兩京。瑄所自請。非朝廷強之以所不能也。謂宜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簡知勇之士。躬枹鼓之勞。奮不顧身。肝膽塗地。猶恐烏合新軍。不足以當百戰之劇。奈何取坐談之賓客。如李揖。劉秩輩。委以戎務。致有陳濤斜之辱耶。其所謝以天下爲已任者。任功耶。任罪耶。賀蘭進明。宿將也。瑄知其不賢。當力言之於上。而退之。苟其賢也。則當如上之所命而授之官。奈何以悠悠忽忽處之。使乘

間入讒俾上失朝廷倚毗之望下失諸將効命之心其所謂
以天下爲已任者任勞耶任怨耶軍法大將失律者斬瑄失
律宜斬不斬而罷已屬非法尚恬不知愧賓客盈門獨不思
朝廷亦何負於瑄而怏怏若此耶由玄宗之待瑄者觀之瑄
則無功由肅宗之用瑄者觀之瑄則有罪所謂以天下爲已
任者僅如斯而已耶蓋瑄旣言過其實而朝廷又用違其才
庾亮激蘇峻之兵殷浩爲桓溫所廢初盜虛聲後無成效瑄
之所爲正復似之賀蘭進明比之王衍誤國殆未可全非也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上

二

論

史所以於玄宗之末則書之曰帝至普安以房瑄同平章事
於肅宗之初則書之曰以房瑄爲招討節度使於敗績之餘
則書之曰房瑄罷以見瑄之受知兩朝位兼將相而覆餗至
此則所謂以天下爲已任者安在耶故曰刺也或曰瑄之罪
則然矣用瑄者獨無責歟曰玄宗肅宗皆非有知人之明者
也無足責也且書法曰以房瑄云云則責在用瑄者矣或曰
范仲淹不嘗以天下爲已任乎史無貶辭何也曰仲淹在西
夏雖無功亦無大罪而生平多盛德事非瑄所及曰張浚位

兼將相孝宗倚以爲長城當時亦稱任天下事者喪師符離
罪與瑄同而妬賢過之史亦無貶何也浚子棡以道學竊虛
名未儒爲之諱之也曰若然則浚本傳固不可謂之信史與
曰然子輿氏不云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密縣重修卓君廟碑記

河南密縣城內、東北隅有卓君廟、蓋漢太傅卓子康舊祠也。子康曾爲密令、稱循吏、密人思之、思之故祠之、宜也。禮士大夫之饗祀者、有二里居以高節盛德、惠澤桑梓者、則祀之。於其鄉、服官能使教化大行、著異政、捍災患者、則祀之。於其筮仕之郡、縣外是非、譖則誣、狄懷英黜淫祀、以千計、特存四家、江南遑之、今漢史載子康新莽時託病去官者、十五六年、建武初徵爲太傅、封褒德侯、節可謂高矣。鄉人誤認其馬、輒不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上

較雖學近黃老、然亦人所難者。密人訟其長吏、不繩以大法、而譬之以人情、其人慚悔、忝教化大行、蝗起河南諸郡、國獨不入密境、豈非所謂著異政、捍災患者耶。夫如是、又何忒於饗祀也。耶。余又嘗讀漢史、自宣帝嚴二千石之選、綜核名實、良吏輩出、然率以武健從事、往往失之過察。卓以長者之意、矯之不特惠密、亦以救漢治之衰也。如此、則凡爲守令者、皆當於此乎取則焉。又何疑於密人之追崇之也。或曰、何不書太傅書褒德侯、而必書君曰太傅、天子之上公、褒德者朝廷

之大爵。非密人之所敢私也。且其爲密令時。無此官。無此封也。密人亦祀密之君而已。故曰宜也。嗟乎卓君往矣。自漢迄今。幾兩千年。而密之人猶君之。猶追崇之。密可謂不負卓君哉。然皆自卓君不負密始也。後之君於密者。其亦有感於斯舉也乎。

重修金臺寺碑記

蜀之南部縣有寺曰金臺無碑志可攷佛像羅漢像甚古非
近代人所構。潼川僧淨徹借棲焉。士民議重修淨徹迺走闕
中乞余爲募緣序。余曰此苦行人職分事也。昔甘蔎氏拈花
於竹林香至子壁觀於少室大鑿營兩頰之法性道悟茸火
廢之天皇種緣隨地取足在人不必經始。馮山探奇紫玉也
且蜀中伽梨之淵藪也。道一產什邡而不佳什邡澄遠不產
青城而佳青城。德尊名配山川屬之。豈有石笋生巨羅之里
白奪山人文集 卷上

屋瓦秀辟支之鄉者。潼川僧而借棲金臺。固未嘗不可也。余
感茲而更有痛論焉。國變以來烈烈殉難者勿論。其有官
守之所不在。可以死。可以無死者。抗志潔身。鴻冥豹隱。往往
爲改節者所深忌。假使管幼安。陶元亮。復生於今。皂帽藍輿
可得遂其高蹈耶。計獨有逃禪一路耳。名山大川。鹿園雞足
皆忠臣義士之首陽也。嗟乎天下事至此。尚忍言乎。百爾君
子。讀余文而得其意焉。當必有慨憤流連。助輸恐後者矣。余
正不爲一金臺作給孤也。

武昌序品庵碑記

序品庵者楚僧慧愷創建庵名也愷生平持誦法華經有年矣然皆隨大眾叢林中行吟乞鉢因思募一椽卓錫而問名於余余嘗閱法華一書乃如來教人聽法微義至其所說之法初無可字句循求者小而草木禽魚大而山川星日以及琴箏筦篥之響珠玉瑚琏之光聾瞶愚頑之細民觀音普賢之威力莫不影現克周於聲咳笑言之內而究不可得其色相着落處昔釋迦自云四十九年何曾說着一字此之謂也

白奎山人文集

卷上

愷既深心此典正須於語言文句之外得其所謂妙義微旨如花香月影芳鮮搖曳在枝葉陰晴之表別有嗅賞斯爲真能持誦者曹溪語法達以因緣人事之旨法達禮拜曹溪云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余謂法達僅及方便品一則耳此經二十八品當從何處參無上密微耶僧問鎮州萬歲和尚云大眾雲集合談何事答云序品第一古人留心法華任舉一則皆可該全部之理二十八品總之一序品也究之二十八品謂之無一字可也余取以名慧愷之庵蓋私有所窺也

創建僊林庵碑記

沛城西二十里許有宋道人守林道院廼莖其師祖張靜慈
壽域也靜慈生而好道出家於太和山之金沙坪深叩玄關
嚴持戒律時時過天柱紫霄南巖五龍尋張三丰遺跡冀於
幽壑古杉泉聲雲氣中依稀遇之凡數十年勤苦猶一日也
門徒甚盛所至輒有靈徵幻相衆皆異之稱爲張僊晚歲歸
莖二親居廬六載病歿而覓善地嘉樹蒼然竹松交蔭游人
或携酒餽晏息其間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之句於是

白傘山人文集

卷上

碑記

又稱爲張仙林林東北隅有淨室三五椽是宋道人焚修課
誦之所鄉黨樂輸錢粟鳩工庀材漸次告成人又稱爲僊林
庵云或曰張靜慈家近畱城是漢畱侯後裔攷畱城在今沛
城東南泗水西岸基址宛然卽畱侯始遇漢高皇帝處再攷
張道陵爲畱侯八代孫初隱雲錦洞餌長生丹得秘書通變
除妖歷朝重之而元時又有入龍虎山學道者號神僊宰相
名畱孫明初有張遺邊號三丰者游戲 太祖 成祖間至
今武當山宮闕輝煌麗比內庭皆爲三丰而設雖未詳其譜

系而留孫命各之意。未必無因。三丰顯化之山。又靜慈出家之地。且去留侯故封未遠。謂爲留侯裔。未嘗不可也。按史記子房以五世相韓之義。破家報讐。功成避穀。道陵留孫。三丰靜慈相繼出爲異人。血食蒸嘗。千年未艾。非以其忠孝之故耶。夫忠孝聖賢之所重。而佛僊兩家所不道。然讀兩家教典。成佛成仙。無一不本之忠孝。昔人所謂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歸儒者。歸之忠孝也。余故述厥往事。爲此庵作記。欲使天下後世人。皆知從來無不忠孝之聖賢。卽無不忠孝之佛祖。神仙也。

白奔山人文集

卷上

碑記

